

世纪人文“双子座”：洛谢夫与巴赫金的思想对话

刘 锟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 作为 20 世纪重要的人文思想家, A.洛谢夫和 M.巴赫金是同时代人, 他们的年轻时代都浸淫于 20 世纪俄罗斯艺术、哲学和文化复兴的白银时代, 其主要著述都完成于 1920 年代末期, 而思想探索贯穿于整个苏联时期。他们的理论体系似乎迥然不同, 但实际上在许多方面存在着对话关系。二者都体现出复杂广博的特征, 二者的理论立足西方文化, 在语言哲学、美学、艺术学以及理论方法上体现出相似的旨趣, 但在具体的思考方法上走向不同的路径, 发展出不同的理论; 同时, 这些理论又体现出相似的人文关怀和现代性特征。

关键词: 洛谢夫; 巴赫金; 人文思想

中图分类号: B83 **文献标识码:** A

1 引言

洛谢夫(1893—1988)和巴赫金(1895—1975)是同时代人, 二者都是对世界人文领域产生重要影响的思想家, 无论是哲学、文化、美学还是语言哲学领域的成就二者都可以相互比肩, 是苏联时期人文学领域并峙的两座高峰, 堪称 20 世纪俄罗斯精神文化中的“双子座”。他们的人生经历、学术地位和理论建树有着太多的相似性和对话性, 正如巴赫金对话理论中对话的基础是建立在共识性之上的。对二者所主张和代表的人文精神和学术思想进行对比和分析, 了解二者思想中的共性和个性所在, 是一个很好的学术视角, 可窥见共同的时代洪流中文化精英的精神探索和文化诉求, 了解他们对人类存在本质和整体价值的深刻思考和卓越贡献。

2 二者的理论建树和主要特征

洛谢夫和巴赫金的主要思想和著述都大致形成于 20 世纪 20 年代末期, 都曾主持过音乐学院的工作, 从 20 年代初开始, 两人都曾在音乐学院授课, 巴赫金在维捷布斯克师范学院讲授文学课的同时, 也在维捷布斯克音乐学院讲授音乐史和音乐美学, 而洛谢夫则一度任莫斯科音乐学院教授并讲授西方美学说史和音乐哲学课程。美学是二者共同探索的领域, 而音乐是他们生命的组成部分。在 1929 年和 1930 年两人先后因宗教和学术活动被捕和流放, 此后经历了战争前后的蛰服期, 60 年代以后渐渐回归的历程。不论是就命运遭际和哲学视野来说, 二者都有着太多的平行、交叉或相似之处。

关于两位思想家, 俄罗斯有学者已意识到二者命运的相似性并试图把他们的哲学思想进行对比研究, 1997 年俄罗斯学者格罗莫夫的文章《巴赫金与洛谢夫——不相交叉的命运》(B.A.Громов 1997: 283—287)对同一时代中两个伟大民族精神探索者的命运奇迹进行对

比；而阿里莫夫的文章《洛谢夫与巴赫金：关于是否存在民间笑文化的问题》（М.Р. Алимов 1994：3—5）已经深入到二者的文化思想深处研究其内在差别和关联性；2004年沃尔科娃的文章《洛谢夫-巴赫金：对话的辩证法（谈对立统一问题）》（П.С.Волкова 2004：89—96）对两位思想家的核心话语从哲学的高度进行了综合分析和对比阐释；2012年俄罗斯学者戈戈季什维莉的文章《关于“洛谢夫与巴赫金”问题的语言学引论》（Л.Гогтишвили 2012：221—231），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了两位思想家理论的异同和相互关系；我国研究者王希悦把二人的学术思想比作两条平行线，（王希悦 2008：276）认为巴赫金的思想凸显了“外位性、复调、时空体、狂欢化”等概念，而“名谓、数、神话”是洛谢夫认识世界的主要视角。虽然有很多俄国学术者认为二者毫无共性可言，很难进行比较，但实际上这些概念和视角虽不相交叉，在理论根基上则存在深层的联系，或者可以说在诸多方面存在对话关系。同时，作为脱胎于俄罗斯白银时代哲学复兴的氛围，思想探索贯穿整个苏联时期的重要哲学家和思想家，他们对于时代人文精神和人类共同命运的深层思考的平等价值是不容置疑的，因此若可以从广阔视野和全人类文化的高度做一些探讨，将会不无收获。

洛谢夫和巴赫金的主要思想核心都是发生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生语言学转向的时期。两个人的思想体系体现出同样的复杂和不一样的广博。洛谢夫的哲学理论学说立足于新柏拉图主义，并吸收了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因素，具有辩证法的视角研究了宗教、科学、艺术、道德等领域之间对立的矛盾和思考方法，他认为，这种矛盾和对立是虚假的，是由理性的有限性所造成的。在洛谢夫看来，科学、宗教、哲学、艺术及精神性的统一最终在洛谢夫的著作中成为于物质和精神、思想和物质、存在和意识的统一性之中的世界的普遍意识，成为对一切具有表现性的意义和形式的研究。因此研究洛谢夫的思想要广泛涉及到哲学、语文学、美学、神话学、象征理论以及名谓哲学、艺术形式、音乐、天文学和数学问题，对洛谢夫来说古希腊的哲学、神话和美学因其表现性特征成为一个整体；而巴赫金的哲学观更接近新康德主义，也有取自马丁·布贝尔¹对话法的概念，巴赫金在关于形式主义的批评文章中所认为的那样，审美要得出真实和准确的自我界定，需要它同人类文化统一整体中的其他领域的相互界定。这虽然是就文学的审美来说的，但也适用于一切审美现象，即要把审美对象置于人类文化的统一整体中才能呈现出其意义和价值。巴赫金认为，是文化的系统性赋予审美对象以内涵和意义。洛谢夫的美学思想正是在对整个人类文化的高度静观、在与西方及俄罗斯哲学中诸观念的对话和论争中、在对诸种方法论的借鉴基础上形成的一个深刻而复杂的体系。

3 不同的路径、相同的诉求

如果说巴赫金哲学思想的主要精髓在于对话性，那么洛谢夫则推崇辩证法，二者都体现出对胡塞尔现象学的热衷，借鉴并创造性使用了这一哲学方法。而在文化哲学视野和取向方面二者则体现出一定的相似性，尽管他们的思维方式出自完全不同的特征和哲学立场。二者的哲学图景整体上看很多方面又体现出互逆性的特点。

3.1 辩证法 VS 对话

二者在人文科学的具体问题和审美立场上存在原则的分歧，例如洛谢夫的主要哲学方法是“辩证法”，而巴赫金思想的基础则是“对话”，当然这种分歧也体现在对拉柏雷创作意义的理解和阐释上。在哲学方法上，在对待辩证法的态度上，二者的立场有所不同。巴赫金虽然也肯定辩证法作为一种哲学方法的意义，但他是从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辩证法的，认为辩证法只是从对话中产生的，后来又让位于对话²，也就是说对话是高于辩证法的一种哲学视野；洛谢夫的辩证法并非完全是黑格尔哲学意义上的辩证法，而是和神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某种意义上，他甚至认为辩证法就是神话，神话也是辩证法。通过这个判断神话被具体化了，辩证法也被形象化了，具有了个性化的内涵。我国学者陈中梅认为，神话（*mythos*）和逻各斯（*logos*）是研究西方文学与文化的两个“元”概念，这两个更适合阐释

西方哲学和美学的发展路径的概念视角在洛谢夫那里得到的深入的发展和高度的结合。和维特根斯坦相似，洛谢夫虽然十分关注结构，但他并未放弃对真理的神秘感知，他认为语言之外应该具有一种难以言说的神秘存在。这一点与维特根斯坦的“逻辑神秘主义”有一定的相似性，“‘逻辑’神秘主义不是一套思路十分清晰的理论，它用逻辑的技巧布设迷阵，又用神秘的诗化使人产生似是而非的感觉”（陈中梅 1999：480）。但这种逻辑神秘主义是真正接近真理的一种努力和尝试。洛谢夫哲学同时也是基于对逻各斯的冥思，与胡塞尔所主张的“回到事情本身”具有相同的意指。对洛谢夫来说，真理是在完整事物的辩证图景中揭示出来的，它已然存在，只需揭下使它看起来含糊不清的遮盖物。但洛谢夫理论框架中的辩证法却有着对西方哲学传统意义上的辩证法的革新和反驳。从《艺术形式辩证法》一书可以看出，他的辩证法和黑格尔的三段论的主要对立之处在于，为了避免把辩证法理解为抽象结构，他加入了第四个部分，即三段论的真实性——包含于自身之中的实在，这种四元组³的分析成为洛谢夫对艺术形式进行思辨和剖析的逻辑基础。

3.2 对胡塞尔现象学的扬弃和发展

借助对洛谢夫和巴赫金哲学思想的阐释可以顺带观照到胡塞尔的现象学在俄罗斯的影响。现象学是胡塞尔为形而上学研究提出的一个独特的思考方法和理论视角，认为严密科学哲学的前提是要有一个直接显现的、确定不疑的出发点，主张“回到事情本身”，而回到本身的方法就是“悬置”，即所说的“现象学还原”。舍斯托夫曾对胡塞尔现象学从认识论的角度作过俄罗斯思想式的解读，其中有睿智活跃、恣肆汪洋的大胆论说，也有敏锐而细微的思想发现：“对于胡塞尔来说，哲学是人类的最高成就，万物终将匍伏在它的脚下。胡塞尔的哲学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一样具有神性，并同样把上帝作为自己的对象。当然，这个上帝不是天主教的上帝，也不是伊斯兰教义里的安拉。可要知道，后一种上帝只对纯实用目标而言才是必要的。”（舍斯托夫 1998：148）胡塞尔严格反对用智慧取代作为哲学终极目标的真理，并且声称哲学是一种精确科学。因为“科学是一种对基础和原理的认识，是对最高存在物的认识”（舍斯托夫 1998：147），而哲学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就是对某种基础和原理的认识。随着 20 世纪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语言成为科学认识的对象，而语言学既与人文科学相通，也与自然科学相通，这已成为公认的事实。二者的语言哲学理论同时受到现象学的影响，只是在发展和运用现象学进行理论建构时走向了不同的路径。不但洛谢夫和巴赫金关注到胡塞尔的理论，雅各布森也曾坦承自己受到现象学的影响。如果说洛谢夫更突出对语言本体的现象学考察，巴赫金则是一个注重方法论的哲学家，他把语言作为“回到事实本身”地认识人的本质存在的重要环节。

现象学辩证法是洛谢夫语言哲学和美学思想的主要方法，尤其是他的艺术哲学和美学重要著作《作为逻辑对象的音乐》主要是从现象学的视角研究和阐释音乐的本质，当然其中辩证法的视角是贯穿始终的。现象学在一定程度上与洛谢夫的哲学方法非常契合，他指出俄国的哲学之所以还停留在感性层面而没有形成学院传统，是因为没有打开视野，没有关注到重要的哲学家如胡塞尔的现象学理论。胡塞尔通过描述事物本身以“回到事实本身”，直面事物本质的方法被洛谢夫所借鉴和发展，形成和建立了自己独特的语言哲学体系。洛谢夫在阐释自己的语言哲学时也借用了胡塞尔理论中的某些术语如意向对象（*Ноэма, ноэма*），但在在他看来，“这个意向对象是在客观本质和‘他者’之间的相互揭示中建构的”（刘锟 2016：31）。

巴赫金也认为，在人文科学研究中，只有现象学的方法才能使真正理解人的存在本质成为可能。他的理论不论是对话、复调还是行为哲学理论除了从伦理学和阐释学视角进行解读，还可以从对胡塞尔现象学的修正和发展的角度来考察其本质。言语行为理论是巴赫金对语言哲学做出的特殊贡献，这一学说的视角实际上是突出了具有个性人格的人作为认知客体的特征。他的理论出发点是把人和物区分开来，认为对个性的认知不能像对死的物一样，而对话

就是认识个体的人所必须的与他者交往形式。这一理论中巴赫金关注了一系列心理现象和事件，所涉及的术语也是彼此之间高度关联的，例如事件、他者、话语、复调、对话、文本等。而胡塞尔的现象学关注的正是“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同时在关于主体间沟通的问题上，提出了主体间性的思想，他“不再像传统认识论那样区分‘主体-客体’关系，而是把交流的双方都当作主体来看待”（王现伟 2013：152）。巴赫金也认为，人类通过言语来表达自己，从而建立了一个人的生命个性、交互行为的社会性和外在世界的客观性之间的多维联系，“巴赫金立论的基础之一就是我与他人的彼此独立且相互需要”，由此可见，他“对存在的思考超越了主客关系而进入了主体间互动的关系”（玛娅·索波列瓦 2015：272）。而巴赫金对长篇小说话语的分析则体现了其理论研究的语言哲学转向，在这部分理论的研究和阐释中，巴赫金“重新解释了现象学所有的基本概念，如自我意识的指向性、单身性意识的意向行为……等。”（玛娅·索波列瓦 2015：272）

3.3 洛谢夫与巴赫金在文化哲学立场上的相似性

从宏观整体的视角来看，两位思想家在语言哲学、美学、艺术哲学和文化哲学领域的建树可以等量齐观，同时体现着相似或相通的人文精神，他们和人文探索都是以文化为主要研究载体，从整个欧洲文化之中寻找人文精神与文化的深刻内在联系：

二者的理论都具有广阔的西方文化和哲学视野，是建构在对古希腊以来西方哲学思维和概念的批判、解构、对话和创新之上的。不同的是巴赫金关注他者，而洛谢夫把研究重点放在个体存在本质的揭示：人总是要思考自身，并进一步思考自身与世界的联系，这种联系不仅仅是理性的联系，而是要使他的“自我”获得完整的存在感。

洛谢夫和巴赫金的理论都是强调人存在的本质在于社会性，巴赫金的时空体理论和超语言学理论的提出就是基于对广阔的社会性的新视角的认知，作为其理论核心的对话性更是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关系内容；而洛谢夫侧重于语言对于人之存在的意义，他的名谓哲学思想一方面基于人们用词语进行交往，因此他认为人深刻的社会性本质和社会的现实性都体现在名谓中；另一方面他借助神话概念从深层的逻辑来概括人存在的社会性本质。

两位思想家在人文精神上都体现出对个体、个性的关注，同时在美学观上他们都把艺术视为透过个体现实性的棱镜，即通过艺术家或接受主体的一切审美经验透视整个人类的灵魂和本质。艺术是人本身一种独特的、个性化的创造性认知方式，通过它可以达到对存在、现象和对象的认知。因为不论艺术描写了什么，它总是要描写人和人的心灵，根据心灵的这种体验的客观性可以透过个人色彩看到艺术作品的本原和深层。巴赫金对艺术学与一般美学问题有过深刻的形而上学思，对艺术的内容、材料和形式问题有深入而独特的阐释；而洛谢夫的《艺术形式辩证法》则是对艺术本质运用逻辑理性和现象学方法进行的深入剖析；另外两位思想家在建构理论时都注重象征和表现这两个概念。

尤其值得强调的是两位思想家的理论都是深入历史，透过历史直面现代性。巴赫金的长远时间理论、狂欢化诗学理论、洛谢夫的神话和美学理论都立足于丰厚的历史积淀和人类生活经验，在全新的发现和解读基础上发展出独特的文化哲学和诗学理论。

3.4 个性化图景与互逆性思维

洛谢夫的理论中更多先验性，体现出学院派的思辨特点，更加具有抽象性，具有本体论性质；巴赫金的理论更加面对具体的世界，研究作为文本的世界和作为世界的文本，体现了与西方现代性接轨的指向，体现出方法论的特征。

如果说巴赫金对人的洞察体现为自下而上的，透过民间文化现象考察人类存在的真正形态，而洛谢夫对本质的直观则体现为自上而下的，其理性思考的出发点在于上帝的能量。从名谓到象征再到神话，无不与第一存在者发生关联。洛谢夫的哲学和美学探索源于赞名派

神学思考，基础是能量说。洛谢夫把名谓理解为获得与上帝交流的能量，而现实世界就是渗透着神性能量的无所构成的不同层级，是神性的不同层次。

从艺术哲学方面看，巴赫金思考的重点在于理解，强调理解的对话性；洛谢夫的对艺术本质和名谓以及美学本质的思考重点在于“表现”，他认为，“形(эйдос)”，即事物的本质，不但包含于自身，表现于自身，为自身而表现，也为一切异在而表现。否则任何人类语言都无法触及本质。

巴赫金的逻辑起点是文本，巴赫金强调文本的未完成性，他赋予人类思想和世界存在以开放性和多义性；他试图在变动不居的外壳之下看到某种绝对的、稳定的、不变的东西，而在稳定的外表下看到潜在的对话性，即巴赫金本质的相对性，因此注重对语言本质的分析，即本质直观意义上的本质；而洛谢夫的逻辑起点是名谓，“只有通过词语(名谓)我们才能和他人以及大自然交流，社会的一切最深刻的属性只能建立在名谓的基础上，并以无限可能的形式呈现出来”。(П.Л.Карабущенко, Л.Я.Подвойский 2007: 44)他更加注重对世界本质的终极性进行理性思考，认为一切都将最终归于上帝和爱(隐性表述)这两个层次上。

4 结束语

真正的人文认知总是指向个体和人的个性，不论是洛谢夫还是巴赫金，他们对文化的关注总是具体到相对于个体的文化，确切说是相对于人自身的文化，即在人类文化中看，我是什么，和我是谁的问题，这是一个哲学的基本问题，也是所有知识分子所面对的一个基本问题。洛谢夫在《勇敢精神：谈知识分子的特征？》一文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直接探讨，在其中洛谢夫指出，知识分子的主要特征就是关注全人类的福祉，但知识分子性只是人格的一种功能，而人格则是自然、社会和历史关系的综合。巴赫金“我相对并借助于他者而存在”的思想命题则很好解决了俄国知识分子所关注的“我是谁”这个基本问题。这一点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如同所呼吸的空气，他自己感觉不到，却关乎生命。

附注

1 М.Бертельс (1878—1965), 犹太存在主义与宗教哲学家，作家。生于维也纳，卒于耶路撒冷，犹太复国主义理论家，曾在柏林大学和瑞典任教，以色列科学院第一任主席。他创造了“我”与另一个个性共存的对话哲学。

2 引自В.Д.杜瓦金(1909—1982)对巴赫金的第六次访谈。杜瓦金是俄苏文学理论家、语文学家、档案专家，1973年2—3月间他6次采访了巴赫金。

3 洛谢夫借用毕达格拉斯哲学中的一个术语Тетрактида(四元组或四段论)取代黑格尔的триада(三段论)。

参考文献

- [1]Алимов М.Р. А.Ф.Лосев и М.М.Бахтин: к вопросу о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и народной смеховой культуры[A]// Семантика языковых единиц. Докл.4-меж.нар.научн.конф. Мос.гос.откр.пед.ин.-т[C]. Москва: Альфа. 1994.Ч.1.Память Лосева.лексическая семантика.
- [2]Волкова П.С. А.Ф.Лосев-М.М.Бахтин:диалектика диалога: (К вопросу о единстве противоположностей)[A]//Гуманитарные аспекты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о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Иваново, 2004.Вып.1.
- [3]Гогтишвили Л.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е пролегомены к теме «Лосев и Бахтин»[A]// Созидаящая верность: к 90-летию А.А.Тахо-годи[C]. Москва: Гранд-Фаир, 2012.

- [4]Граблева А.Н. «Об интеллигентности» А.Ф.Лосева в контексте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и актуального анализа проблема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A] // Синтез в русской и мировой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культуре, Материалы научно-практическ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посвященной памяти А.Ф.Лосева [С].МПГУ, Ярославль: Литера, 2012.
- [5]Громов В.А. М.М.Бахтин и А.Ф.Лосев—непересекающиеся судьбы[A]//Бахтинские чтения.Выпуск 2[С].Орёл.1997.
- [6]Карабущенко П.Л.,Подвойский Л.Я. Философия и элитология культуры А.Ф.Лосева[M]. Москва: ЛУЧ, 2007.
- [7]陈中梅. 柏拉图诗学和艺术思想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 [8]刘 锟. 洛谢夫与巴赫金: 两种语言哲学的对话[J]. 外语学刊, 2016(5).
- [9]舍斯托夫.舍斯托夫集[M]. 方珊编选, 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8。
- [10]〈德〉玛娅·索波列瓦.从现象学到语言学——关于米哈依尔·巴赫金(黄河清译)[A]//《欧美学者论巴赫金》,周启超、王加兴主编,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
- [11]王希悦.巴赫金与洛谢夫学术思想之比较[J].学术交流,2008(12).
- [12]王现伟.重读先哲胡塞尔[M],长春:长春出版社,2013.

A Symmetry of 20-th Century: Dialogue between A. Lochev and M. Bakhtin in Humanistic Thoughts

Liu Kun

(Center for Russian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udies of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As important philosophers, aestheticians and linguists, A. Losev and M. Bakhtin were born in the Silver Age of revival in 20th century Russia, and their ideological explorations have been throughout the Soviet period. Their theoretical systems seem quite different, but in fact there are dialogical relations in many aspects. Western cultur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aesthetics, art and Husserl's phenomenology are all aspects of common concern. However, the two approaches developed different theories. Meanwhile, these theories reflect similar humanistic care and modern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A. Lochev; M. Bakhtin; humanistic thoughts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洛谢夫人文思想的宏大叙事及其宗教精神研究”(18BWW03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刘锟(1971—),黑龙江双城人,文学博士,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俄罗斯文学、哲学美学。

收稿日期: 2019-05-05

[责任编辑: 刘 锟]